



毛主席笑望着我们

11

上海文化出版社

毛主席笑怀着我们

本社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3F78/32

毛主席关怀着我们

本社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 078 号

中华書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6 插頁：1 字數：117,000

1958 年 6 月第 1 版

195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80,001—310,000

統一書号：T 10077 · 856

定价 (5) 0.44 元



毛主席在四川

毛主席在成都郫县合兴乡红光农业社
观看一种极有用的野生植物“打破碗花花”。
这种植物可以用来消灭苍蝇蚊子。

新华社记者 侯波 摄

目 次

第一次会見毛澤东同志·····	謝 觉 哉	1
在毛主席身边的時候·····	鍾光講、張健民記	4
跟随毛主席長征·····	陈 昌 奉	10
毛主席指示我們过草地·····	楊 成 武	18
毛主席教警衛員認字·····	何 太 洋	27
回想給毛主席做飯的時候·····	黃 成 玉	33
我們和毛主席在一起·····	高浩平講、江島記	36
毛主席視察黃河·····	王 化 云	42
难忘的航行·····	××軍艦艦員集体編寫	51
毛主席橫渡長江·····	苏醒、許梅	66
毛主席看望士兵·····	史 立 成	74
毛主席說：我也是老共青團員呀！·····	唐 亦 白	77
毛主席信步过長江·····	宮 强	80
在列寧山上会見毛主席·····	姚 錫 棠	83
毛主席关怀着我們·····	仇 啓 琴	88

毛主席來看大字報·····	黃宗林	96
毛主席在浙江農業科學研究所·····	呂韶羽	99
毛主席視察群眾衛生工作·····	伊心恬、龐佑中	104
毛主席視察長春電影制片廠·····	韋連城	108
毛主席在成都量具刀具廠·····	江洪	113
毛主席來到了灌縣·····	萬世祥、桂承鐸	117
毛主席使紅光社大放紅光·····	許川、白丁	123
毛主席來到重慶的工廠·····	人民日報駐重慶記者	132
毛主席關懷青少年·····	陳家俊、黃啓璜	139
毛主席到了老通成·····	王務新	142
毛主席在棠下社·····	許笑、杜導正、周方暘、劉遠修	147
藕藕見到了毛主席·····	舒群	154
毛主席故鄉見聞·····	劉文澎	163
井岡山人民懷念毛主席·····	古凡	172
毛主席在延安的生活片斷·····	王永	176
在毛主席住過的地方·····	李儒林	182
編後記·····		187

第一次会見毛澤东同志

謝覺哉

1920年8月，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在湖南省城通俗教育館的報紙編輯會議上初次看到毛澤东同志。时湖南剛赶走張敬堯，何叔衡同志任通俗教育館館長，約我去編通俗報。我歷任農村小學教員，見聞不廣，沒有編過報。毛澤东同志的發言，我還不能全部領會。会后，毛澤东同志到我的房裡坐了一會。才會面，談話不多，但他那謙虛與誠懇的態度，簡要的語言，給我印象很深。通俗教育館的房子，已記不清楚了，但毛澤东同志當時坐的地方和姿式，我腦子裡記憶猶新，假如我能畫的話，可以無遺憾地畫出來。

一面之后，不見毛澤东同志再來報館，却接到他自洞庭湖濱各縣寄來的通信。好优美的文章！為我從來所未見過的。我总是把它刊在報上的顯著地位。原來毛澤东同志要親自考察社會情況，沒有路費，于是作“游學客”——窮讀書人向私塾或讀書人家求“幫贖”的辦法——實際是做社會調查。

過了二十一年——1941年，毛澤东同志在農村調查的序言上寫：

“……我用这个方法（指开調查会——作者）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这些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粮师爺，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給他們当学生是必須恭謹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还没有來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們預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較完备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样。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經被人譏为‘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什么發言权的。”

毛澤东同志又說：

“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書面报告上寫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來决定政策，那是危險的。”

我讀了一遍再一遍，初次認識毛澤东同志給我的印象，一一在腦子里重現。所恨秉質魯鈍，遇了这样的老师，却一点东西也沒有学到。

在長沙，有一次我到毛澤东同志住的船山学社去。他不在，他要搬家，有人正在搬运他的行李。有一大網籃，滿滿地盛着筆記本，我大驚駭：毛澤东同志閱覽的丰富和閱覽的用心。竟寫了这么一大籃子。

毛澤东同志就是这样地研究現狀、研究歷史的。他反对

“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憑主观热情去工作，”他反对不肯放下知識分子的臭架子、不眼睛向下、不誠懇向人請教的态度；同时也反对“对于中國昨天天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对于自己的祖宗，則对不住，忘記了”的情况。他的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國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偉大学問，是这样長时期地做起的。

在反动統治下，革命的進步的报纸是不会長寿的。1921年6月，叔衡同志的通俗教育館館長被撤职了，我的通俗报总編輯也随之完結。在移交館务时，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的行动“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倆去参加中國共產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偉大的中國共產党誕生的大会。到今天恰恰是三十一周年。

1927年湖南“馬日事变”，我避居長沙鄉下，几十天后，潛入長沙，在北門外的沈家大屋又会見了毛澤东同志，同住若干天。这时毛澤东同志昭示我們的，我記得很清楚的是兩件事：要搞武裝，沒有武裝不能取得革命勝利；要土地革命，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无地少地的農民。他寫过一篇文章，說现在还怀疑土地革命的同志是在發“黑眼暈”（一种突然暈倒的病，湖南人叫黑眼暈）。

在決定要毛澤东同志去湘贛边区搞武裝的那天晚上，毛澤东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化裝農民出發了。臨行对我說：“謝鬍子，这大屋住不得了，防止敌人來一網打尽。”我們也就很快离开了那个大屋。

（原載“新觀察”1952年第11期）

在毛主席身边的時候

鍾光講 張健民記

1934年9月，紅軍將要開始長征的一個晚上，組織上派我（當時是醫助）去護理毛主席，並由傅連暉同志領我去接受任務。

一路上，我的臉在發燒，心臟也在急促地跳動，不知這是因為一個普通的紅軍醫務工作者能夠隨在毛主席身邊的光榮感呢；還是因為一個十七歲的孩子怕擔不起這重大的任務而惶恐？總之，我是懷着又高興又不安的心緒走進了毛主席的房間。

當時主席住在瑞金東南三、四十里遠的一個村莊里（村名記不起），屋裡有一張老百姓吃飯用的小桌子，上面放着一把小茶壺和幾個土碗，几把高矮不齊的竹椅擺放在牆邊。介紹過後，毛主席親熱地讓坐並遞給我一碗茶（其實是白開水），又拿出些糖果餅乾（勝利品）來。一個革命不久的毛孩子，能夠受到主席親自的招待，真不知如何是好了，兩手不時地在褲子上擦掉手心的汗水。我拘束地撿了把椅子坐下，擺在眼前的那些用花紙包着的糖果，雖不是很稀奇珍貴的東西，但對我來講，

以前确实还没有见过，虽然没有使我流出口水，可也确实想吃。但我的手怎的也伸不出去，心想：这是别人送给主席的礼品，一个担负护理工作的医务人员，怎能分吃他的东西呢！于是想吃的念头就打消了。

后来，主席亲切而温和地问我有多大年纪，家里多少人，是什么文化程度，并说：“这里工作不多，除了给我看看有时发生的小毛病，还要搞些卫生工作和照顾警卫人员。”这些问话我都一一做了回答。或许因为我回答得简单，不然就可能是看我年轻，主席又笑着向我说：“我要时常到部队里去，也可能参加打仗，你怕不怕？有什么意见吗？”老实说，当和主席谈话之前，我就怕回答不上，可是，这句问话我却用不着考虑，便说：“我就是为了消灭反动派参加红军的，你到哪我就去哪！一定完成党给的任务！”可能主席觉得我说的很天真，也很坚决，便满意地笑着说：“好呵！那么你就准备一下吧！”

当我走出主席的房间，心就完全平静了，主席那和蔼亲切的面孔和那温和欢快的声调，还在我脑子里清晰地浮动着；我觉得这不像和一个大人物谈话，好像慈祥的父亲在嘱咐将要出门的孩子。

次日，随毛主席去零都，住在县城东南角上的一个老百姓家里。他们天天开会研究问题。这时主席正发疟疾，烧到四十度。我把能治疟疾的药品都用过了，还不见好。他的面孔消瘦得怕人，可还是照常地写东西。当他发烧的时候，就叫人打盆凉水放在跟前，供他作冷敷。他把左臂支在桌子上，手扶着头，上蘸过凉水的毛巾，还是继续地写作。一天下午，可能是他笑

在支持不住了，就在床上躺了片刻，然后又起來寫。這情景使我難過得快要哭出來了，本來只做过衛生員、司藥的我，在一般護理工作上都成問題，何況主席現在有病又不肯休息呢！真使我又駭怕又為難。可也非常奇怪，不知主席為什麼這樣不顧惜身體地寫作，于是我偷偷地問主席的文書黃祖炎同志：“主席寫什麼呀？”

“寫‘論游擊戰’……”

“為什麼主席有病還不肯休息呢？”

“你知道‘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這句話吧！”

“知道！”

“這就是了，因為他肩上担着革命的重担！”

從此，我才實際地感到自己的責任是怎樣的重大了。

長征開始了。隨主席一起走的只有二十幾個人，我們的代號叫第一獨立房子。開始的一段行程還不覺得怎樣，主席雖還是常發瘧疾，却還能得到適當的休息。

遵義會議之後，我不知道主席已經在負責全黨的工作，只見他的工作忙得厲害；失眠很嚴重，但睡覺的時候，還總是把電話機子放在床頭上。這時我又不安起來了，我們隨行的人們，雖然都知道，在革命艱難的時候，領袖需要多做點工作，可是怎能不為他的健康而擔心呢！因此，我和警衛員們都盡力想辦法使他吃好、睡好。

宿營之後，我們就用竹筒子把糙米舂白。那時每天每人只有一角五錢的伙食費（主席也一樣），我們寧願少吃，只是隨便的咽下幾口飯，就分頭想辦法去買臘肉、雞蛋、辣子和酒釀，

因为他爱吃这些东西。可是每当把菜饭送到他眼前时，他总是嚴肅的問从哪里來的，是不是違犯了紀律？我們总是用那句老話回答他“一軍團送來的！”（一軍團也确实常送來勝利品）不然他是不肯吃的。

主席習慣晚上做事，工作起來又不願早睡，走路時又不肯多坐担架。誰都知道在長途行軍中，睡不好覺是怎樣的消耗體力。所以他在睡覺的時候，我們就悄悄地做事情，說真的，那怕有一點聲音，都像針刺進我們的心臟似的难过；我也常在他迟迟不睡的時候，去督促他，每次都期望他能聽我的話。

在進入貴州境內的板橋那天，主席走了九十來里路，到宿營地已經天黑一大会了。再過四五个鐘頭還要繼續行軍。因為敵人緊跟在後面，而我們的後面只有陳賡同志帶的紅大幹部團，假若被敵人切斷通路，就有跟不上部隊的危險。可是毛主席還是和往常一樣，在一盞馬燈前面安靜地看着厚厚的一疊電報，又不時地凝望着跳動的燈火在考慮什麼，却沒有一點睡意。我輕輕地走近他的跟前，慢吞吞地說：“主席，早點睡吧！再過三個小時就要出發啦！”他笑着向我說：“鍾福昌同志，你看仗打的這麼緊，我怎能睡呢！”然後，就和我商量着說：“等我做些工作再睡吧！”正在我不知再說啥是好的時候，陳賡和宋任窮同志來了，一進門就批評我們不好好照顧主席休息。主席在他兩人勸說之下，雖說是躺上床了，然而僅把燈芯捻小了一點，結果還是沒睡。

主席的這種行動，每次都使我激動得很長時間不能入睡。我在暗想：為主席的健康，有誰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我們越是

照料他，他反而更關心我們。

有一天，從茅苔出發，當夜要渡過茅苔河，還要走一百二十多里的山路。警衛員黃澤九同志因肚子痛不能走路。黃昏出發的時候，他偷偷地要求警衛班長胡長寶允許他在後面走。那時，誰也不願讓主席知道自己有病，不然他一定把擔架或馬讓出來，營養價值高一點的食物也定要給你吃。

到茅苔河邊等候渡船的時候，主席還是照例要查問一遍人數：他一個一個地看著問著，真好像我們不是照料他的，而他卻像是我們的管理員，任何一點事情他都仔細地問過。當他發現黃澤九不見了，便問班長。班長回答說：“黃澤九肚子痛走在後面，馬上就能趕上來。”胡長寶是說了謊話，他以為天黑主席看不出他的神色，但主席好像根本沒聽到他說啥似的，轉身告訴把擔架留在河邊。我們都知道，這樣的事情和主席講價錢是沒有用的。一個跟隨毛主席的人，只要體力堅持得住，誰肯離開自己的職位呢！因此，班長央求說：“擔架還是留你坐吧，把馬給他就行了！”主席說：“肚子痛怎能騎馬呢，讓他坐擔架好好休息休息吧！”隨後，沒等我們說話就命令上船。

夜里，主席不肯騎馬，足足走了一百里的山路，我們為他擔心，並埋怨他不該留下擔架。他雖然很疲勞，可他却不斷地給我們講笑話。

在進入草地距班佑還有四天路程的那天，我們在一条小河邊上宿營，附近沒有村莊，只有几棵小樹。這天風雨交加，我們渾身上下都淋得透濕。雖然到了宿營地，我們卻發起愁來了，明知道一條被單擋不住風雨，我們還是試着把它綁在樹

上，直到确实不行时，才不想再試了。正在轉來轉去为睡覺發愁的时候，主席要我們把他担架上遮風雨的油布拿下，支起來。我們忙手忙脚地支起油布，好讓主席少淋一会雨，有个較好的地方休息。支起來后，他走進里面看了看，便笑着說：“來，咱們挤在一起睡吧！”这时，我們都感动得不知說什么好了，原來他要我們支起油布是为了大家。

在草地里，只要有塊較干燥的地面，和几棵較大一点的樹木供我們宿營，就覺得很幸福了，其实，就是在泥濘的地上，我們也能睡得很香甜，誰肯和主席睡在一起呢！他看我們你瞅我我瞅你的不講話，就親切地問：“是怕影响我睡覺嗎？”我們說：“是！”接着他又指着有病的陈昌奉同志說：“假如讓他淋在雨里我能睡得着覺嗎？你們想，是大家好好的到达陝北好呢，还是影响我一晚上的睡覺好？”这时，我想說：“那怕我們几天不睡覺，也不願影响你一夜的睡眠！”但我却說不出來，也无力坚持我們的意見了。毛主席又讓鬧痢疾的陈昌奉同志和他睡在一个担架上，陈昌奉听主席这么一說，滿臉立刻漲得通紅，激动地說：“不能因为我，使你傳染上……”下面的話音低得使人听不清楚，几近嗚咽了；他看着毛主席的臉，刹时，从眼眶里涌出了感动的泪花，又慢慢的將眼光移向脚面，迟緩地走近担架。于是，我們就挤在主席的周圍睡下了。

外面的風雨还在不停地下，我們身上的衣服被淋得透湿，可是有主席的这种溫暖的心意，我們也都香甜地睡了一夜。

我們跟毛主席走完了長征的路程。当时，我还不不懂多少革命道理，也領会不了主席向我們講过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里。（原載“解放軍文藝”1957年第3期）

跟隨毛主席長征

陳 昌 奉

1935年4月的一個夜晚，由九軍團、一軍團、五軍團、三軍團和幹部團組成的紅一方面軍和中央機關到达了金沙江邊，這是我們突破烏江後遇上的第一條大江。金沙江，水急浪大，凶龍般的翻騰着。我們船隻很少，大家都很着急。毛主席更是忙碌，他在和各軍團的負責同志研究如何渡江。

那時，我當毛主席的警衛員。天快拂曉，主席帶我登上船渡過了金沙江。一過江，他又和當時的總參謀長劉伯承將軍研究隊伍渡江後如何前進的問題去了。我去給他找房子，安排住處。

江岸邊是光禿禿的石山，沒有什麼房屋，只有四、五個不像樣的洞子。洞子里濕的很，沒有木板，就連稻草也找不到。我只好在潮濕的地下鋪上一塊油布，放上毯子算是給主席打好了鋪。心想，等他回來休息一下。別人不知道，我是知道的：他這幾天太累了。

搭好了鋪，他的文件、地圖等辦公用具都還沒有打開。過去一到宿營地，這些東西都是我和秘書黃有鳳同志一塊拿出

來，擺在臨時搭起的辦公桌上的。可今天一來沒有辦公桌，二來黃有風同志還沒有過江，怎麼辦呢？我拿出地圖往牆上挂去，這洞子是沙土的，根本挂不上。沒有桌子，辦公用具也擺不開。這時，過江已有吃兩頓飯的工夫，主席也許快從劉總參謀長那里回來了，我連水還沒有燒好呢！他累了一夜，回來一口水也喝不上那怎么能行呢！我就沒管辦公用品擺沒有擺開，去找地方燒水去了。

天大亮了，主席回來了，找人來叫我。我一進洞口看見他站在洞子中間沉思。我說：“您回來了。”他答應了一聲，接着問我道：“都弄好了吧？”我指着地下的鋪說：“好了！這地方連木板也沒有，鋪只好打在這地下了。請您先休息一會，水馬上就開了。”說完，我拔腿就想出去繼續燒水。還沒有走出洞口，他就把我叫住了：“辦公的地方呢？”我隨口答道：“黃秘書還沒來到，這里連張小桌子也找不到。您，您先喝點水吧！”他像是沒有聽見我的話，向前邁了一步，用他那嚴肅的，但又是溫和的語調說：“現在重要的是工作，吃飯喝水都是小事。江那邊有我們兩三萬同志在等着哪！這是幾萬同志的性命呀！”我只是呆呆的站在他的面前，心里怦怦直跳，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主席又向前走了幾步，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說：“先去找塊木板架起來也行！”我這才恍然大悟，飛也似的跑出了洞子。

好容易找到了一塊堵洞口的小木板，連忙搬進了主席辦公的洞子。主席親自動手和我把它架了起來，擺上了辦公用具，這時，我突然想到燒的水一定開了，便想出去取來。我剛想邁步，就聽見主席叫道：“陳昌奉！”我說：“有！”“你過來。”我